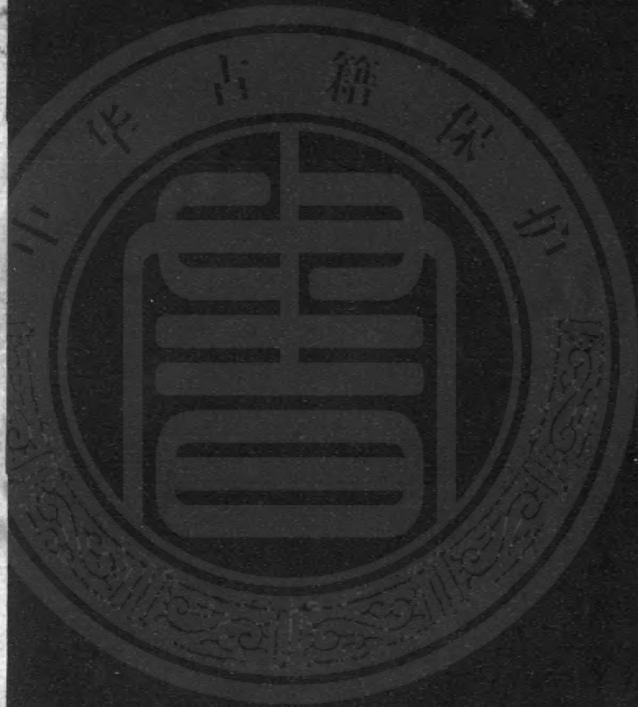


靳兩城先生集

士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四

東魯靳學顏著

序文

太宰治齋相公壽七十序

相公飲淳茹和筭曆未艾以今年甲寅計登七
袞唯冬十月二十有七之辰實唯初度於是前
溪曾先生欽其耆碩爰踐孀誼方開府濟上而
未緣一抵里庭睠然南矚有裡明發乃授簡外
史學顏其代之言顏載筆復曰古今獻壽者無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四

踰南山之詩焉其詞曰萬年無期曰邦家之光
曰德音不已曰德音是茂向嘗誦習斯藝而深
有味乎其言之也是詩也唯君大夫而可以獻
夫萬年祝也德音篤本也君子稟道毓德䟽情
理性淳曜敦大聲施流被者是曰德音唯茂也
故不已不已故光光故無期夫耄耄期頤以至
踰紀曷無期乎曰大人有作揭載宇宙景輝鑠
懿有不可得而竟者是亦不可得而期也已
是以祝一人者異群辟祝宰臣者殊士庶何則其

道懸也匪道之懸勢異懸也故歛時五福敷錫
庶民者一人之壽媚茲一人燮和天下者宰臣
之壽一人者無為而已宰臣則宣佐代終則明
分爽是以嶽表淵停棟隆不撓之謂茂重熙麗
正挹之彌冲之謂不已布協風澄天鬯下以延
群靈之滋育上以綏天保於一人之謂光榮澤
遠逮昭假不磨以與風霆元氣終始流行之謂
無期豈其以希齡於松喬匹靈於熊鳥撫春華
拾海棗陳要眇之論云然與士庶同稱哉夫翁

體世哲之姿際太嘉之運立言緝學颺英弱歲
以及期年騰軌遵塗漸羽天路萬流仰鏡庶僚
傾風者五十餘載若曰德不以位然或位屈而
邦家不蒙其光壽不以年然或年畱而當年不
究其業翁位既配德而永錫方至非是詩也其
奚以獻是詩也非翁之獻而誰宜為抑猶有獻
於翁者往翁立朝任秩也非進退百官均四海
者乎方其居陪華幄出稽文謀而分情勞謙也
掄材美惡不有間未周者乎周之而鑒微燭偽

不有間未悉者乎百官有一不得其政是翁有
一不得其志也今得少假休逸又神明健朗問
學日邁悵惟恩渥必報幸不執角巾私第之
見者將採輿言延皇士禮諸過從卿大夫因人
得人盡四海之人而周焉悉焉則自計曰如某
所必宜置某某始治如某某必不使居某所始
不壞政一日天子憶召翁復舊圖晉和鈞以
所預周悉者將舉措之一善進一祥集一不善
去一災弭善進善祥召祥四海之壽孰太平是

是翁茂愈茂不已愈不已光愈光所自為壽者
愈無期也然則四海所翼戴以壽於翁者豈其
微哉

和菴李翁壽七十序

李翁者故昭遠將軍某季子承潤籍芳襲美服
寵不知其幾世矣年三四十時唯貨殖是徇乃
貸貿遷畜蔣織紵駟僮發貯靡不事者起華第
於北衢羅巨肆於要廛闢蹲鴟於負郭方蘆藁
於新畬翁之富殆無匹於國已而意猶未慊

久之翁之子伯仲相繼起長瑰瑋悍疾而侈於
性視數十百緡如苴揮馬翁一有靳輒折閱田
產稱貸之即一實百虛無論已又動相反唇稽
也不卽北走趙南走吳越毀形變名姓以死怖
翁又不卽亡匿貴邸坐要翁以數倍息一日若
有寤於翁者番然曰吁是儻然者何見之固耶
由是破礪宿戒蠲累釋負婆娑花樹竹石之間
飲酒歌曲遇客無老少輒引與奕象六博較壽
爭道呼呌大咲其樂無有用此窮日夜易憂慮

置耳目移神慮若未觸曩之景者已而巨肆為人圍奪矣蹲鴟乾沒矣新畬虛售矣華第且成券矣翁一不屑意唯樂之謀或規乎翁曰往翁承潤籍芳襲美服寵宜樂也而孜孜謀富焉今家用索矣窘侮交至伯死匿所仲又不知所屈不於此時浚利源廣側室亦若昔之於富也而孜孜謀樂焉何倒施而逆行乎翁唯唯應之曰吾所謂日暮而塗遠者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吾非所謂和翁者與夫和於人者不若和

於已和於已不若和於天故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易衍所以窮年也夫鹿裘拾穗而鼓琴行歌也非樂乎鼓琴行歌也忘其鹿裘拾穗者也家索窘侮交至而奕象六博也非樂乎奕象六博也忘其家索窘侮者也庸詎知今之樂不如昔之富乎又安知求於昔不如無患於今之為快乎又安知夫此未始亡而彼未始存者乎於是翁行年七十矣與之遊者思撫其言而壽之問於蘄子蘄子曰如翁之言幾於道矣是以樂

樂之趣也靡窮壽之界也靡盡何者衷和不滑者游於天外釁不干者游於人游於天人之表者身非養之所能厚亦非疾之所能薄性非身之所能載亦非情之所能撓命非數之所能修亦非數之所能紀其曰窮年其自約云爾夫鳥得而言其壽故序

受菴周公還晉藩左使序

天下之政若從中植表而外四維之焉中之論甚該誠難究之矣敢言四維維之綜緯絪結吾

所不能悉也言其鉅者鉅在西北北則燕以北主之西則陝以西山以西主之若樊然故又稱曰藩所以維也維和則表自如急則牽矣又急則搖且欹則何謂維非其要哉往者中國備虜率西北均爾自頃數年來虜西寇無所得又西師敢間與逆戰彼數亡利遂稍稍引去而相要結寇燕趙間一入塞即所得委積又無與為難者而勢益驕由是中國以京師據燕趙一意備燕趙又拔兩省之甲以北名曰入衛而塞下

兵枵腹鈍技怯敵董董自守幸寇不卒至也此其勢若緼然乃用事者喟然計曰嗟乎孰臣而良也而虜足憂哉患存無臣陝以西其委之陝以西受命之臣山以西其委之山以西受命之臣芻糗資具金鍤匹幅不從中給也戰守調度不從中制也于是以周公為陝西右使居久之復以為山西左使右眎左也相衡者也乃其遷官則副都御史以屬左可不謂華然茂級與公為右使時在三十四年屬歲大祲其冬地大震

民數耗什之五六異言朋興衆志艱澁日夜稱亂者四起幾不可以國矣維時左使殷公奉役入朝公攝其事學顏方領再命休止里中則聞關輔間有大變事能鎮而弭之者二三大僚在焉比至知其為公也比又與公相朝夕也相語以政相示以事也公不為抗激之履雄駿之辯卮言而裁群議之端酌行而趨者則焉修古文詞惟冥契神理而生色乎自然之質不掇其英而芳不和其味而調蓋翩翩温恭君子哉

至其破堅荷鉅決煩理拏臨變制方迎機而走
圓也智出乎燒屋漏船之外徃在廣右蓋一二
試已今世所知公謂曰邊才者以此然誠未有
覲公之全者故諭于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
雖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何者其
技相待者也唯不相待而通其技者則非恒才
所能畢故獨知之所知淺矣學顏故山東之鄙
少也目不涉訓典而不阿于當世之議嘗曰夫
所謂仕者掄材而官弗才弗官也烏睹所謂邊

才者哉近日破觚為圓舉論無諱持風裁者卑
名實而尚疏節士亦以此眩之雕畫其偽薰心
于虛美之塗以爭自售夫彼其所謂疏節者可
識也世陰陰飲其蔽矣今觀周公抱德颺和不
詭于儒者冲然無以示人一迫而後應焉非有
彎疆擊劍之藝賈勇立懂之捷高視脩蹠攘臂
而任疆場之務者也然破堅荷鉅決煩理拏臨
變而制方也章章効焉若是豈非所謂不塞不
究者耶公既好修有斐當出入踐省閣參風議

佐論思無疑顧時 上方以西北委諸其人無
幾公當提憲印開督府擁麾視師非秦則晉公
不能辭也敢卒言維可乎今西北之維既急矣
顧又弱弱不堪持也振之則決不振無益於表
夫維之不足恃也咎在尺籍壞而徒益其伍是
自北也益其伍而求償之農是自噬也陶人之
為器也楛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西方久
矣其不堪楛挺之也故善維者持乎振不振之
間則維乃固爾學顏又見秦晉之民相扇而不

帖帖焉服有日維兩省地形相錯如繡無事則
各控其馭有事則和議而圖夾河而制之甚利
便也智者燭未形持大于細維乃益固哉

西野張君判安慶序

嘉靖三十有五年丙辰春濟有鄉進士曰汝材
張君惟時夏君偕就銓太宰二君有所善靳生
者聞夏君得涑水尹去自秦中馳書白之其言
云云繼聞張君判安慶復馳書寓 京師書曰
張君足下甚善即日離躋釋檐荷冠鏘珩而夢

銀贄政畿府矣其地無它上官鮮俯仰顧盼之
擾又操一事易舉也必辦治安慶矣僕忻忻告
妻子出而與知君者道其事異口同贊也曰君
居鄉為士黨所推服端而言擇地而蹈步中規
矩交際纖介唯謹與之游者如飲醇醴不覺其
醉少間則令人思之以故不苟售於時今不得
已試為吏其必不以所貴易所賤愚智所甚明
較若白黑且孚感豚魚何患無知已乎不日治
烈表裏爛然可睹聲譽蒸蒸起也有為君計者

曰君自舉於鄉也蓋七詣宗伯不第設初時一
計偕即第即荷名寵揚揚廣意不顧人國家入
可執珪出可駟馬高蓋棟文梓苑名區肆金縣
姬美粲多金錢貨貝如丘阜積今二十三年能
保不傾覆如一日乎今既不以貴易所賤譽日
起資階日崇守丞郎署一轉瞬可得又所置舊
業皆完好無恙隴田足以待其饘粥故廬足以
待其栖處文史足以待其孫子君不疾不紆優
游于名位之際守俸錢如井泉是以譽芳於芝

蘭身安於磐石以此較彼孰羸詘與僕曰不也
張君長者有道術不苟仕仕不為苟政此兩者
言惟贊君者其言為近然皆有益於君君其察
之書抵張君所張君手其書不置久之靳生歸
自秦張君歸自京師兩人者相見甚懽也生
揮張君手謂曰張君士有脩正而或沉鬱之嗟
結中欲吐而齟齬於運命之左謂藝不精與所
從受藝者衮衮稱雋也而師顧因場屋蓬累焉
行謂一於遇與要之滑稽脂韋者合苟賤鮮廉
者利合多與利多譽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士奚
適而可乎張君怫然曰子愚嘗我哉某非不知
其然顧處子靡弗有家者爾不佞然卒不負故
人矣子愚蓋字生

劉子學序

子學之父曰靜山先生當嘉靖癸未時僕家君
為學顏擇師曰無如靜山先生者嚴又所居里
閭同也遂秉贄詣先生學焉僕時兒也見先生
逸氣薄雲霄睥睨物表若世故無大小無足以

芥其胸者居貧守其先人廬舍不蔽風雨不肯
鬻冬一布裘夏一綌袍儀狀閒遠脩禔達人鉅
室見者莫不下之僕固已心偉其為人矣然顧
時對賓客或燕居若歲時伏臘見先生常漬漬
淚下交頤沾臆諸生侍側者駭疑莫敢仰視又
竊恠先生一何不壯容也居久之諸生賀歲首
且拜先生引諸生內謁二畫像一翁一媪命諸
生曰拜拜已始出受諸生謁命酒為諸生言輒
淚下卒不樂而罷於是始知先生曩者交頤沾

臆非無從爾矣畫像者先生父母先生所自吮
毫研丹青為之得諸想象絕肖其平生不爽毫
髮唯時諸生年差長者為僕言先生畫像時一
沉吟始一著筆一筆輒一淚下云既僕十六歲
而徙家城中去先生門下先生未有子僕知先
生且有子子衆多又良也先生未廩僕知先生
且廩且上第一鳴驚人孝弟之道通於神明
常為先生頌焉祝焉不數年果廩果多男子僕
曰天道恢恢豈不亦有知也予言五者今驗其

兩其始舉男子者曰三省即子學子學年二十
餘去歲丙辰秋學臺憲副按試其文奇之置高
等予廩今年丁巳歲首僕復往先生所趣賀留
語命酒食如故時諸生十人業已在座有間先
生謂諸生曰諸君謂三省廩也其事鉅與微與
足賀不與諸生以次舉手對曰在它人事鉅足
賀在子學微不足賀也夫馭款段者百里疲極
服八駿者萬里一息諸生方騁裏子學而躡影
追電之賀焉今和鸞一聲柔轡載振移龍膺昂

虎臆若始就康莊耳非舉子學之能也故可勿
賀先生曰不然諸君睹其一不睹其二夫有祿
不逮親食萬鍾不如一石吾年四十餘而廩先
人棄不肖孤若干年矣吾持飯奠先人墓所伏
哭踰數時先人不能為我起嘗一匕吾心悲苦
甚矣今吾兒廩也每食先飯吾然後自飯父子
衍衍樂也往者歲時上先人食置一器今當置
二器吾追數吾悲苦下為吾兒慰上為先人歆
喜如諸君言但為樹名寵于其躬外爾吾志也

內內足賀也言已又大泣淚下僕改容避席曰
微先生言諸生見不幾此請盡浮諸生浮已先
生則引滿屬僕曰子愚不能為我一言之哉僕
敬諾退而序其事

雪卷補逸序

昔佐宛郡散吏寡營神情疏鬯賓次常盈時方
靈雪停飛卿月布暈握手鍾陵之人婆娑嘉樹
之館予先命意製詩五言托之葉楮流傳座中
極娛而罷今其篇逸矣是卷竟虛十有二載茲

者景同昔勝客又新佳而我憂疾鮮歡亦獨何
念撫卷縈思扣虛成籟無取於詩機不自己耳
亦曰衆竅比竹之調調之刁刁者耶諸篇列著
如左

初春同遊慈恩寺詩序

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憂非中植樂豈外
淫觸境成緣唯所取爾有美群公挹心上善道
冲喻指戰勝云肥固已遺聲利干名都撫清寧
于在宥矣然以兼濟拂其冲度投艱鬱其深衷

亦有輟御而顧臨觴而歎者焉于是執事進曰
諸大夫之憂至矣盍一出遊以廣心與乃獻歲
正月癸卯之辰策駟崇闈遵鴻曲渚蹇萸春岸
忘味熙臺指靜域以洩幽向祇宮而修睦陂澤
林丘之潤蕩其襟烟嵐魚鳥之交綜其臆簪裾
雲委羽衛星陳賞洽言蘭歡追酌桂履霞卿而
高步懷音鳳匹之衢載風馭而遙吟談藝鴈王
之圃坐青松之蔭以何心諷白雲之謠而忘返
既乃讐以妙論幾易其視聽之官樹以玄標將
索之形骸之表菜醅在堂非其嗜焉鍾石在縣
非其况焉夫扣虛窾者成聲應候機者赴節有
萬不同而不能自己也况夫三德歸其能賦四
海欣其得朋殊方積風雨之悲大運有隆污之
致合并不易感遇無端于以陶物我之和演心
靈之蘊越千齡而永託陳六義以遐宣者不在
言乎寓於斯者凡若干人人各為詩順塗而詠
義無詮次韻以情裁云爾

江密雲序

比者虜侵軼我東鄙掠薊門而南諸將習不擊虜又不薄險邀追之督撫大臣無以制也上怒下督撫大臣吏坐諸將有差于是調宣大楊公來督薊遼諸軍擢永石張公撫其衆密雲者則楊公開府地云其事在今年四月先是江保試進士不第去謁選吏部邂逅得同志者三人相語意合深結納焉三人者間為盟曰勉相君毋負平生矣頃之兩人者得某縣某縣江君得密雲三縣皆蕞爾撰然齊等又苦殘弊虜所蹂

躡未振焉三人則走書相慰勞必不渝盟乃江君首恤其民一切便宜調停之日食數溢米衣一縑袍夜起治文書至晡不遑歸亦不問其家有無屬軍門有檄令諸縣籍民率三戶一軍民纔脫虜鋒下一聞有議舉抱持號哭為縣官控君不忍言于憲使曰夫密雲者豈非京東肘腋縣哉民以實城軍以衛民民存則城固城固則肘腋無虞矣今尺籍信軍虛初非脫籍而入于縣也何乃籍縣民而行伍之即有警縣誰與守

華西坡先生集 十四卷
與且縣民不滿萬而籍之軍者于是縣無民輸
將繇使軍其任之乎夫邊若臂縣若心膂矣心
膂受擊則臂交護之奈何剖心膂以事臂非計
也于是憲使納其說六月江君之子以騰自密
雲來為予言如此以騰蓋予甥江君有門人某
某咸歆艷江君之為政能務根不華也走謁予
為賀予曰凡仕為郡縣者多樂閒遠而慕膏腴
江君顧近上官又所治窳民貧鄉何以賀為然
予固為江君賀也何也仕不憚于近上顧其為
上者何如耳夫以楊公清毅競競持古道三四
十年雖其人難犯哉君既篤中不欺又其政務
根絕華也即不佞不其有合乎合則志行而業
著何慮勛名不起與雖然吾無以益于江君如
誠有益于江君則三人者疇昔之盟如星爛然
在也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四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東魯蘄學顏著

序

鄧尉山志序

鄧尉舊未始有志志者自姑蘇沈潤卿氏也予披覽終牒諦觀大義大要為吳奧區秀坻邃曠不塵之域殆非培塿巋結無所取美者焉雖隆替異致抑亦時遇則然跡由幻劫境以人靈若乃名脩之所標曠覽之所遂靈園之所纏法宗

之所暢一簣斯名卷石為寶自可儔武丘友林
屋而匹勾曲已遇不遇奚言也夫禹貢秩而紀
大輿地括而弗賾山海誕而弗倫玉經統而罔
覈述郡乘者綜於陳言咨往事者淪於賤目天
台靡稱於名嶽九華見削於洞天大抵寄諸遐
迥絕於常篇是以罕能登涉莫由考紀探奇之
夫悵而不平用斯而觀鄧尉之遇不遇奚如矣
是故櫻好爵而結飛霞之想翔金門而懷御鳳
之思馳情以冥搜履幽以洞涉撰章攄藻潛軌
靡逸証名發隱玄致咸釐苟非其人烏足語也
潤卿博雅脩飭神蘊鑒朗時雖曳裾志存漱石
是編已見其概吾弗暇侈其他云爾志一卷為
題凡十為本志為泉石為祠墓為梵宇為山居
為名釋為草木為食品為集詩集文凡若干言
刻諸吳

擬漢樂府序

虞書曰律諧聲聲依永夫暢而不戾故諧比而
不逼故永三百之什犖哉邈乎後有作者漢弗

不可及已漢義旨涵噩厥詞廓雅樂府放諸八
音與五聲協若瑟調楚調平調清調其大枝也
去漢惟魏為近義亦近之六朝率赴時舒態與
樂無與殆南箕北斗云爾 明中丞天水胡公
締感曠代矩矱晤想不違玄古所著樂府百八
十首雖題雜出諸朝然氣格漢也故知者為名
之擬漢樂府亦曰樂府漢其本始云小子獲讀
作而嘆曰漢所謂難擬其大者氣格義次之語
久之後人擬者之其氣格斯燕人而楚語欲講

以永鮮矣夫公其亦有所獨授者非耶夫文雄
於兩漢西京為最豈惟世代亦地勢使然故古
詩推蘇李今時作者名家數出而多關中若宋
有結綠梁有懸黎固以地良也公寔隴產隴較
關中益西崑崙黃流至隴支委未繁氣又未滂
造物神藏久秘莫宣不其有屬哉且樂府合浦
一珠爾它有述作不下數十萬言即率意所為
鮮不精詣則非有所獨授何以也夫郢曲逸於
寡和咸池不惑於子野世有其為子野者乎小

子何敢知焉何敢知焉

郁翁生曾孫序

翁以今年六月舉曾孫濟之人無問識不識少
長貴約鮮不忻焉道之慨焉羨者則又鮮不嗟
焉異之也異之者曰長林翁今年未盈六袞也
步健齒堅髮鬢鬢玄也宦者未厭於政役者未
倦於勤商賈者方趨事而轉利計百年半爾以
今觀後其將衍以滋也為來臯仍雲不可逆觀
哉於是其親者觴於庭踈者議於道知厚者咏

歌之以志好揚君尚宜則親且知也以質兩城
子文兩城子曰予考六藝以所聞大義可得而
言也斯干之什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
裳載弄之璋春秋傳曰子者孳孳無已也古之
人之以重人道與夫太道以前尚矣自後王代
興緣情設度則宗祧之承祭禘之次族服之辯
百政莫先焉大者社稷符命其爵享其次基業
世系其為關至隆然一係乎天一係乎人天其
人者可脩而天者不可以逆計也故千乘之祿

可以膳千夫而或失意於所嗣常布之人無僭
石以貽裔也然繩繩不絕亦茂厥宗其可謂非
天哉載觀聖人之後必大又曰仁者必有後及
春秋列國詞命往往述其先統之靈子孫賴之
所稱詩書則陰隲保定俾昌俾熾不可誣已故
又曰人也長林翁其積德累行為濟望氏予自
能聞即知若祖若翁及漸長與為姻屬乃益知
為善人是循循者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而人召
之善惡相推機祥相盪至若符節以予所聞郁

氏之慶又何以異乎且夫振振螽斯風人以闡
仁也綿綿瓜瓞雅人以矢德也富壽多男華封
以祝君也至神仙家者流為說雖異大要畔親
戚捐人倫期諸久視引年等世為蜉蝣多不著
功效及覆滅以郁氏視之則非有遵化之方養
形之術完神固守之力也然未盈六紀子孫蘭
茁玉立滿目中者已盈四世校以百年且又不
下六七世是其為年引不引何如視神仙者流
又孰為有無名實也吁異矣

送晉庵先生北上序

始萬子都水濟上也濟諸生數之者介於萬子
 請學居日益深人舍所舊而新是謀既三閱載
 萬子當代去且行數子進曰夫子當舍諸生報
 政於朝然而諸生未知方也往夫子不以不能
 憤悻弗麾諸門若埴在甄其有器也若絲在杼
 其有章也夫招賸者而示之色則無用微矣夫
 大道奚如而可以聲萬子曰嗟予志也予蓋悲
 夫多岐者亡羊曉曉者是所習也其大者驚焉志

於紛華盛麗所為與古至鑿枘弗入也迨鼓頤
 而談也則以實用為塵粕以循修為下乘動曰
 玄上玄上云由是則三省四勿何與乃其在糠
 粃在瓦礫益又下哉且予職水也試以水喻夫
 自太一洩而流夫有形也疏為瀆沛為川匯為
 瀦衍而為溝渠輸而為海夫疏沛匯衍也者是
 太一之委餘也輸而海也是太一之委積也夫
 太一至虛以洞莫深也海至巨莫垠也溝渠至
 細微無論也然謂一溝渠非太一所委不得謂

溝渠海非一溝渠所積則無言海已故溝渠者上之以沂太一下之以伯仲海夫然故海非巨溝渠非細微太一非虛故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非器道無見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舍是無言學已且夫據坎谷沾沾然自溢者河伯之盈也心譟烈而無以從容御者隴西之游也逆而凌濤不如識津而涉也駟而便不如乘舟之無恐也於是數子退以語顏且再拜請曰晉廢先生行且有期抑有贈言敢吾子是求顏拜且

謝曰夫顏則安能言哉雖然亦願以水質於諸君矣夫鴻濛之蓄也安流之恬也九淵之涸也斯未大奇也爾其蕩飆旣鼓連山斯湧滌汔温汾隆頽迭宕澄之不加冽撓之不加濁也者是天下之至一也潤及萬物而不為仁穿金石而不為疾下於百形而不為柔肇化始載堪輿而不為力是天下之至精也萬子乘時揚休衷蘊漸發業漸著氣益和易處情以厚未始以物我間也又歆然謂我曰易利鴻漸聖鑒亢悔夫學

也於靜立而練諸動者也予思夫循象而遺內
觀也予報政畢當引疾歸而理焉矣夫萬子盛
年若老成人應事若中大窾未嘗肯縻然不自
謂足觀也方求觀於歎益隆厥脩不為物撓不
為榮徙是謂得於至精且一者非邪夫蜀九州
之輿區也多曠覽踔䟽琦行之士今昔所聞若
匡濟經緯太建於時往往占焉夫其濬深者挹
不匱則萬子固然乎

某侯生子序

其侯其先以軍功為百戶未大著也至其大父
某以躋健武藝從征數有績效始授今官家濟
上某氏其賜姓云某氏三世曰某甫嗣無何早
世乏嫡弟某甫嗣之則某侯也侯以今年六月
一日舉子其姻屬某子輩議醪鄉士知厚者往
觴侯且謁予文予曰情易諸所習事大乎所不
偶難易之故同異之辯審矣唯茲夫人恒有焉
賀其少已諸某子曰唯唯否否以豹所窺某侯
之舉茲子也其大有可賀者三諸瑣瑣姑置焉

夫人宗業無問細大能紹述不致隕墜者則以言孝某侯先人以勞佐國汗馬蓐食獲有茲緒一傳再傳岌岌殆矣天未厭穀某侯是承以今視昔難易同異何如也夫事有似恒而實不偶者其端殊矣一也且 國家雖稱右文其待功臣意至不薄也然必嚴嫡庶之名設令甲之信者一以示有分一以示王者報功之典欲與同體爾故宗子立而覬覦杜大業歸而報功昭尸祝正而血食允二也唯是冢嗣異徵兆乎彌月

奇氣試乎啼聲丰嵬骨隆是大厥宗三也唯是三者咸大不偶賀其可已乎於是予避席起謹懟客曰非客言予幾不智矣夫上以谷乎同體中以引乎勿替下以光乎先烈義之至孝之大也夫舉一事而三美萃某侯也夫子抑有感焉予觀漢諸侯年表其始奮起布衣出萬死一生或建策演成自謂簪組世世也未幾不濟厥美耐金免爵豈必盡垂統者咎哉今指揮在國典以爵三等也以貴則金紫也以享則萬戶之封

也得時設施與列侯埒但平日子孫若罔念聞
身毀名墮過矣且予聞古之人其始生也其占
熊羆其懸弧矢夫熊羆百獸莫先焉負陽之氣
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男子所志於四方以樹
勳而服不軌矧諸武流業曰韜畧章曰虎豹其
宜為熊羆弧矢也與凡民益切矣今人自御襁
褓左尊右譽惟恐不如意長惟務嬉遊養聲利
悅紛澤未嘗一操弓矯矢又黠倨耻學見人氣
蒸蒸不肯下是遵何德哉某侯謹厚長者其胎

教庭訓當自夙辨知其必以予言為然也又聞
是子英英與他兒大殊異異時以才畧為時名
將未必不由斯矣其幸母亡曰某規之某規之

養思堂序

往予道前川之潁蓋造曹子廬謁養思堂云堂
故督學揚子安世名之也曹子未三十母太孺
人即背棄曹子還化迺翁平田公則顧健美遨
遊自以為未嘗老也往太孺人背也曹子痛焉
殞焉自拊膺觸首頓地泣曰天乎天乎予無用

生為矣予欲畀二親於祿也而乃今則不然也
雖吾翁獨在以百年計什之六矣而予尚藜藿
也是予之辜也夫是予之辜也夫既太孺人窀
穸畢曹子于是為堂奉安平田公其中日侍杖
履起居唯恐少不如意孜孜若不及矣曹子曰
予於是每日夜思思而未始不欲殞也予養也
未始不喜喜而未始不益令吾痛也予折心驚
骨摧肝裂腸幾不支者屢矣予聞其言而悲之
且深慕之其為人云論曰不以逮養為喜而抵
益痛也則養可知矣思而未始不欲殞則思可
知矣故曰於曹子蓋深慕焉

送郡丞馬公擢戶曹大夫序

著臺馬公佐兗郡再踰載人喁喁曰馬公陞矣
已而有命果遷戶曹部正大夫將行辭其郡正
朗溪陳公朗溪曰寓言析理非智莫殫也神契
無隱雖規無矩也夫言有機也機有造也智而
言契而言機也弗適而言失言造而弗言失人
著臺馬公吾謂智也又獲契焉夫契不必其久

皆可論心也又其智乎著臺曰何如朗溪曰龍淵之利剗牛洞兕天下稱良馬以質之頑礎則缺著臺曰唯黃鍾之度統氣齊物天下稱則焉以專奏之則檠著臺曰唯雲和之瑟柱張弦絙天下稱調焉以獨急之則絕著臺曰唯將茂其柯其勿根之培其可蔭也將掇其實其務蠹之去其可獲也著臺曰唯於是朗溪與之微言五著臺其受若響也著臺又曰抑先聞人之教亦然眇予其何以堪諸靳學顏曰善謂不謏善受不益非智何弗疑乎非契何弗隱乎

送司馬松石劉公序

嘉靖甲午公以中丞出總河政北起通州屬淮南縱橫齊趙楚魏之墟諸與黃河及漕若諸水泉道有涉者咸主焉是冬黃河遂南徙諸水泉弗繼句漕自徐沛抵濟上流率不可舟當議亦謂犯今昔大忌危之內外靡然公曰繫茲變也抑當也夫不聞往黃之繼漕也利一而害什百乎利害相干利弗可為也而况什百徙矣吾慶

焉或天貽之迺下令曰毋吮易母嫚母飭速以
潰成非嚴莫蒞勤以帥之非忠莫貞智以紀之
茲吾與諸執事共之矣底志齊信有如日遂始
事於乙未正月月中旬迄四月初惟測勢眠宜惟
濟惟疏惟築惟土石水治之役凡十四萬丁度
用工處亦轉亘數百里凡三月而績上尋轉少
司空既三邊之總制司銓者以其人請名數上
然弗可時議亦謂簡在且有歸及是果命公
以少司馬行有詔促即日往勿俟代濟人士

送公郊上公亦揖辭濟人士去或曰有勲而異
其庸則以資功度德而授則以象材異庸隆之
也邊之任視河為隆公材宜矣異庸耶靳學顏
曰功無往弗稱故弗限焉材無往弗適故弗罷
焉河與邊奚殊矣夫量器而載者王政之官也
故宜有所弗易履事思又者王臣之體也故命
有所弗受殊地異施者通人之畧也故位有所
弗究夫施無異職職無異忠忠無遺謀者公之
謂哉嗚呼六卿各率其屬以治文武之臣不相

攝也茲且周旋經紀無不可者宜何如其為人
矣初公以御史按陝也義不計生以讐閹豎生
關中民亦以死狗公今歌之象之陝以西無
不欲公者夫迎饑渴者而飲食之人無不擇且
厭者其欲適也率至欲以代所必讐繼自今尚
復西顧憂耶在昔如北門之冠軍中之韓范率
入託心膂出寄干城舍命不渝當時其致虜也
或降其心震懾其氣或卒睥睨而萬不敢一竊
發非其體用明閑長裕不設惡能紹休響垂筴

帛若茲其弘也故曰智有所否藝有所窮規矩
不可以互假故專技若神易業則昏物之不以
異用滯者寡矣醫扁名聞天下然或為帶下或
為痺為小兒一醫扁也以語曲學之士則歎其
非務驚或嗤之絜量比度通礙殊區是烏可同
日語哉公在邑省則吏民義在憲臺風紀肅督
河渠河渠利鎮邊陲邊陲威異時平銓衡調鈞
軸以寧內安外固亦宜無見踰者愆而怠之探
而不極恢而廓之綸而不息不知視韓范諸子

何如也夫士有體用明閑建樹不朽同永光嶽
若公者云成人非歟

送毛聚峰先生僉憲雲南序

序曰覘蘊以言擇士以行所由甄人非盡人也
故振靡象乎氣成礪呈乎才遇不遇占諸時三
考具矣夫氣放乎才才帥乎氣成乎人者也故
振靡成礪異見焉時緣諸數緣乎天者也故遇
不遇異形焉夫閔廓迅激激之無囿橫貫宇宙
而彌六合無所壅礙也者氣也弛張恢振興革

靡艱若若迎刃列諸洪伐昭於往緒也者才也
莫為為之莫致至之唯其所臨若化無方所謂
時也不氣不植不才不施不時不因聚峰先生
弱冠即有聲楚服踰年有聲京師踰年乃服官
政有聲於循牧由是當路薦之執政嘉其最績
天子擢為御史御史天子耳目臣主彈擊百
僚執法無親職最不易盡先生乃允脩無忤當
嘉靖初年上方厲精銳意滌剔先生獨建議言
新政雖善而積弊舊蠹尚未盡除并言諸鎮守

中璫多不法宜罷章六七上俱得報諸聞即言
言即從由是海內益知有先生矣先生在諫臺
七年按雲南者一陝西者一以忤權貴遂出判
嘉定歷貳南陽坎壇外服者又八載始有今
命嗟艱哉方中璫未罷聲勢籍籍先生獨急持
之不少下及忤權外謫舊在臺薦引皆抵卿貴
清要他人當盱側企望意為故人先生獨孤騫
高謝不通一札方其始也人固多先生之義而
未始不畏其直也其既也人固惜先生之屈而
未始不幸其敗也夫以先生之氣固可與風霆
流行其才固可使之當盤錯重大之任而顧投
之外服坎壇何也且先生前後章上凡二三十
無不即行者不可謂不知遇也而一謫則數年
不遷也夫一言微也或以回天或以取相而先
生上二三十皆剴切當意內之不能結主上之
知外之不能取譽當道深固其根蒂也其可謂
非時哉故曰才帥乎氣氣放乎才成諸人者也
時緣諸數緣乎天者也

贈西野先生序

西野先生者濟郡博楊君也中丞思質王公慎
所與可者知先生之賢察其作人績足徵也於
是乎禮之禮之則數異數異則道尊道尊則士
從士從則俊民彰秉憲之臣斯其所為斤斤飭
耶先生仕濟閱歷數載上不希先達者以干榮
下不循詭激之履以軼羣入遊竹素恒饑忘倦
也出而與諸生大夫旅進旅退美言不市尊行
不加人也又承家華閱先大父少司馬洪伐勤

上谷英徽照蘭奕尊考工部公抗節歷朝奉身
熙志以克開先生偉甚也乃握瑾懷瑜不授一
第光施鮮被於世孰不以一郡博為先生屈矣
方且夙夜蠲蒸共其職秩親士而服窳無幾微
嗟卑意也余聞而嘆曰仕子之情慕譽遠恬榮
近勢而憚疏逖大抵然也故警候之禽寒暄異
響見奪乎時也踰淮之卉葉實殊滋受變於地
也惟士亦然賢或不免故以幽介曲裾纒以士
稱者輒意願雄大高視犖蹈不屑庭間又非有

蘊括之閑秉植之時飽歷淬瀉之操也一品較
缺望即啣恤入膺謂世無復知和氏者矧乃紹
通令緒河潤遠逮矣而口不侈光系之洪經明
業脩一廣文五載不遷矣而鼓瑟行樂不厭講
督之苦變體貞素屏栖寒涼之位有嘆於室者
矣而門無悖越之贄馭款段日走下塵屈已承
物者多矣而節不隕秋霜之柯夫以劣士缺望
賢士所為不免而先生一遭而安之斯非視內
若有餘視外若不足者孰能也夫內視有餘而

不以內驕於人外若不足而不以外易其身此
其所自為得者何如先生以身教教士士當有
得於先生者又何如也語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先生將自貴其貴之不暇固毋暇貴人之貴其
貴也雖然弟子意不可已也謁予惡得以無言

贈陳君生二子序

陳君其先以茂族聞於吉之永豐唯君之宗徙
家曹南充弟子員於曹者其兄也君言議智慮
不謝達者而自蔭迹於星史傳致之間然亦終

不能匿其所為自負焉予與君雅有世誼去歲
冬君測卜于予曰史云林之蒸蒸日上燁其芳媯
裔之祥振鐸是徵何也予曰君第歸促治蓐室
矣木長子也再二人也君氏媯曹振鐸之彊也
君其舉二子乎吉人也其遂昌於曹乎已而果
厭其兆於是曹魏濟上之客與君交者咸欲以
予言致懽於君也其舉甚張予謂乎客曰夫生
民之道嗣續為重以其所由關至隆也然在禮
唯弧矢以示之重廟見以致之隆繼之元服三
加責其為成人而已後世則緣情起義侈其
而游揚其盛篇奏以興有頌無規非古也亦有
三焉一曰鍾鼎簪裾符牒封祀哲圖攸憑靈統
永紹七鬯既托睥睨以杜人之頌之是曰篤祐
一曰孰不有承數或奇之孰不時植時或踰之
頽齡奄建淪澌是惕亟失而獲如孽顛木人之
頌之是曰系微一曰元夫令士誼譽得朋咸有
同嘯樂有同歌羣隳所鍾邃谷以燠故愛之斯
望之矣望斯酬斯豫之矣其為頌也是曰慰交

而已今客於陳君何也曰慰交哉予曰夫賢者
未有不宜于交者也陳君日事貴鄉優其材而
不疑其誠處人和毅言必先其父兄不自賢智
又閑於世務使假以長帥必能拊輯調劑而提
挈其衆以有濟者况交遊州閭者乎往陳君未
子諸嘗為君隱然憂矣今其獲也固陶然慰也
慰斯頌矣是故有畏而頌之有利而頌之有愛
而頌之唯愛為至夫愛率於情非飭情緣於衆
非暱是憂以衆慰以衆也夫祥莫大於得衆而
况其事且殊於尋常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

劉節婦序

序曰婦人不必其嫠也而後見貞焉不必其死
也而後見難焉婦而貞且難能如忽節婦者雖
母籍人言將不有聞世世哉顧予則不無言者
也往歲辛亥十月予當按循上谷北地諸郡既
發長安涉渭歷華原蓋抵中部一信宿云中
部巖邑也崇山曲水委伏縈紆而襟背其間美秀

無隣者予曰遂哉茲區誠若昔人所稱氣之所
窮盛而不過其水土之有神氣之感即奇貨名
材不獨當也言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
間乃今則何廖廖焉既詢知邑有劉氏者華族
也甲第膺仕關以西無匹者劉氏有節婦忽者
弱齡而嫠今白首矣初值變也在羈旅窮途護
其夫兄弟二喪號走二千里以歸一孤在裸
撫而教之今官郡倅矣予亟嘆曰水土神氣之
萃在是矣夫氣之盛而不過必有應者應之不
於匪人匪人即占其地不克福也蓋劉氏其先
嘗積種德厚協於靈祇以產其父子兄弟累奕
接翼保世滋大既而中衰幾不克振乃節婦復
履難抱素秉義蹈仁邁紛難而不辭歷百折而
無悔心僅餘一息上通神明此其顛木由孽天
其遺命於新者將昌而大之非乎予將為文贊
其事既以憂東歸無何究郡有劉倅者抵刺來
謁甚肅去頃之又持卷來泣且言曰節婦倅母
也敬乞一言予拜且復曰母之德御史既上其

事天子既嘉之表若里矣奚俟予言顧振民勵
化先之以言是予職也曠而未舉矧予志耶論
曰死生之際可以觀勇處死生之分可以觀仁
士或起於有激或計窮而無畫死矣至於成天
下事不以死生易志替毀汨其衷者則非仁者
不能故死者君子所難言也而中士或易之成
事者中士所自許易易者而君子以為難故成
事者茹苦辛甘窘折釋紛嘗垢外形而存志捐
已而就業靈心不渝素質無缺為能匡既決之
機續洪綱之絕者也假令節婦遭變一號痛毀
折即不起所以自為信矚乎若揭日月行矣柰
二喪若孤何即天有意劉氏顧無所屬意者孰
之外咎也嗚呼劉氏復振可跂而異矣謂節婦所
遺可也

中丞思庵鮑公序

去歲冬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蒞陝市七閱
月於是有一滇南之命初公入關即休勞父老
子弟無不幸再覩公亦若潢然兼覆之慈父更

至也今聞且以滇易陝矣其抑而拂欲思而不
忍違也又若之何蓋公蒞陝者再始以按察副
使至小大之獄必躬獻之體量其私微而後即
之辜故自貴勢以逮細庶無敢匿非作過者然
亦無不人人馱其本情即今鼓舌之類猶能道
其大都數事可為省識茲者之來則擁旌開府
撫馭全陝宣猷厝理惟公所欲為風以鼓之露
以澤之霆擊電激若陰陽闔闢而司其機也是
以及郊而覽察謹俗眎事而總持衆議調劑於

剛柔之和揆度於羣願之適用能揮斥豪武昭
蘇寡昧蒐隱釋疑不俟斯須一時文武吏士搏
心揖志共飭兢采其有不惠於君子之教幾希
矣夫陝也三鉅鎮環屏其外而資具芻糗調度
一切內仰公時其息耗為之羸縮應需而給百
不失一若親左右手無諉人以難而自取其易
邇逆虜作孽天子將徵天下兵盡誅之已而
用當事者計無重以鋒鏑困赤子也為許其互
市令至公隨而不抗然陽買絲紵陰勵徒旅視

師之日士氣百倍內地方仗以衽席之焉頃以
元江臨安甸夷小醜之釁投宦之人憚其險遠
當機不決一失綏御遂至蠢動甚者束蕃大夫
而戕之羽檄抵闕下諸謀國大臣翕然謂
欲善茲事非公不可而守臣沐氏亦馳奏以
謂待公而定蓋公嘗兵備其地寂得諸夷心又
知領要可毋煩大師而克者然聖上亦計念
西土無所寄籍乃博求諸大僚足以代公者代
之以而以公行公受命蓋撫處云學顏聞而善

之曰夫廟筭是也唯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在滇貴為尤然在今日益為不易論矣往
者鎮筸西播之間峒夷侵擾屯衛兵不支至勞
國家勤於遠畧四省兵力悴矣信叛靡恒越
勁猾詐山菁深阻莫知所從出底是未靖也儋
厓之役僅報績矣而土著認認危如秋葉諸蠻
飛鶻也傾側反覆無日自昔滇貴百粵民什夷
什七雜然置郡而命吏領之曆服鮮盟唯棄置
毋問亦外之而已唯滇又䟽逝去聖人之庭

萬里襍連叩熨駙祚諸氏狎則悔而思靡激則
怒而弗覃欲以兵齊一之俾其拱揖而就吾屈
折何理哉或曰春秋戎伐凡伯于楚丘衛執其
咎王人救衛子突字焉推見至隱著其大不忽
其微也今蠻夷賊殺大夫罪且著矣不足王討
與曰春秋王室卑弱法號不踰境 聖人曲為
之持故惻隱防微責在諸侯不在夷也今 聖
人道穆玄象功崇截海五服臻協六合寧一熙
洽所承唯重函弘揆文教即有小梗何足疵類

矧其奪嫡竊符世代迭作由來習素非中國憂
也故外患雖巨亦細也彼元安也在前日則幾
微而不足與謫在今日則事見而不足與窮易
戒浚恒聖人蓋畏焉且斯時所謂孔棘大務百
職所謂夙夜者非逆虜哉然亦以有以待之為
良非以報而窮治之為計得也夫峒夷未靖猺
屬未帖帖服蠻夷自擅不討逆胡又日睥睨近
塞也數若焉圖必先其重矣故曰衡不正則重
懸松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松俛而人以為重輕

重之執唯操衡者審之故百舉而毋陷也公既
明習當世之務又閑於韜鈴譽望足以暴炙之
疆力足以捶撻之用誠破詐用夷致夷誅其有
罪而撫有其衆為天子毋失一郡縣由片言
出耳昔小邾不信千乘之盟而要於季路於今
美之公既服於遠人美於天下將由片言而定
國是為鍾簋加隆焉光施被於後世非其明信
旁達他雖智慮烏足及矣

魯國主世子生序

懿我聖祖開統光照振古永錫祚胤廣支輔
封懿戚以藩屏帝室而填萬民之心是用青
土之胙白苴之分造我魯邦禋世其重器至於
七葉今國主殿下妙善居質慧允資學纂緒
之初即銳精檢括遵脩天王彛憲斥除儉害銷
敲朴之具罷一切不經之務域內翕然進止出
入咸有章式輿馬臺隸咸有科品睦其宗盟粲
而不殊輯其臣庶肅而不携壺則具飭威愛交
如用是社稷馨其禋祀山川降之靈祉和氣塞

於椒塗善祥臻於桐邸以茲歲六月三日誕育
洪胄宗國得人磐石增固維時內外遠近之
衆小大之臣䟽屬尊卑之族罔不心諧神鬱式
歌且舞異類同情而郡王將軍以下感敦固
之誼重慶本支之澤深察於羣宗將以恢茂
典而對揚親親之鴻美也則寓書學顏之廬而
授簡焉俾以言進唯學顏托息下邑寔邇王
國又習襲安靖恬夷之風者既不得以無文辭
乃恭載筆言曰夫人致祝於人者四曰祿位名

德無貴約皆然也今殿下際熙洽之世仰承
明后麟趾之禎制祿萬鍾日需歲入以千萬
計南面而朝入國之大吏卿士龍旂弧韜袞
冕秉圭受釐于上簪冠珥珮將事於下彤宮百
雉適其體金懸象筵怡其志玩好靡曼游其情
而生民枯澤不拂其襟四夷服猾不關其臆政
刑不煩其聰謨謀風議不干其冲和之度是有
千乘之享而無諸侯之所患又能斧藻明德夙
成睿業撫謙令範光於祖考流聞溢然不匱若

是者之于四者奚啻全也而下吏方且勦述成
美祓飭厥詞以媚于國君不幾佞乎雖然惟
我皇朝分王同姓稍侔漢制雖無跨州兼郡
連城數十之封而宮室庶官同制京師義亦近
之宜借漢為喻漢前有河間後有東平咸焜燿
史牒號哲王可尚也今採獵其行事著為讚上
之世子殿下俾左右陳辭諷議參諸矇眊之列
庶幾培不既多哉 睿德而引蕃昌自貽哲命其為祝也

都水君還朝序

先生以甲科對策舉進士上第居無何拜工部
都水主事實承檄理泉山東以所仕官任職統
曰都水也故稱都水君在事甚有章理歲一遣
吏上計大司空以為能三歲當代如京師或謂
都水君曰君何為不理擢而南春流灌渠不一
月達于里冠盖上先公丘墓以為閭里交游光
寵且為即其逸豫無自苦為也君曰吾豈後斯
念哉顧吾母皤然耄矣即持梁鬻肥享其毳所

以籍國恩幸厚亦匹夫之能耳而未嘗徼
君王之榮諺曰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吾不能更
計它矣言已戚戚泣下在法郎吏三年滿者飭
冊牘書功能其上移之司空則又移諸天官署
最狀入奏則有遷秩予推恩于是榮寵可冀也
君計良是此可以觀其鉅焉凡都水固已事簡
而理泉益又簡往往功能無所表軼材遠器不
足用自樹奇自歲時揖官屬理更繇外唯日視
尙齋答人吏起居唱船籌多寡報牘啟閉淺深

時刻而已其暇甚則又吟嘯漁釣寓情烟水決
莽之區或銷日於賓客抵掌之間如是者累時
亦不見其格文書廢曹務幾何許也君開署實
當南望僅然一聚落始至即遭不年小民攘竊
而能法令斤斤出方畧捕之至於百為莫不咸
起雖陂澤林藪盜皆無所容跡徙入旁縣以去
此又足以觀其一隅矣假令君握數寸符當一
面之寄或承制賜繡斧持節興廢于外或簪
筆冠柱後惠文預天下之議於內其所展錯伸

華西坡先生集 卷之五
縮提挈左右効當光光大者詎止是哉君好接
進諸生析經談藝從之游者人自以為得也將
行猶以次問業既罷諸生前曰先生幸教諸生
遽無以報又不敢有所餽遺汚足下之義而以
言進可乎君曰唯唯顧願聞之于是某生等自
湖上某生等自邑咸至魯西鄙而問言於鄙人
學顏學顏方務循嘿辭不能某生等三反不去
日夜促之使言鄙人乃曰都水君行矣且見天
官冢宰翁乎故大司空時所嘗器君者也今聲

實流宇內士得其一言以為重察之實自都水
起君蹈其芳跡又畢所未畢之志往必上謁翁
時引與深坐道平生語是深知君矣然今距翁
都水時三十許年事勢日變化如流君既不寄
情靡日之態所取交雅合又當世古道長厚君
子用能歷討論聞今昔之務者翁秉持在用舍
賢不肖而振敝以拯時蓋端居則深念之逢人
必咨以所見聞即有問君宜如何對唯泉亦可
以喻政翁既以理泉者而理天下潤澤昭蘓德

配無形君往必循例改服官政抑何以為政亦如理泉時不也

李大寧序

夫今之士發跡閭野岩隰得以耀潛德而通籍者甲科為之右矣其次鄉舉又次選貢爾甲科內秩郎曹外則令長也今李子應選貢待銓太宰不數年即授大寧知縣不與甲科擬乎吾於是知 盛世未嘗負士士而問學閱久未嘗有負其身也乃士願有負於世且又以為問學無

益於軒輊也曰其巧於媒取其惟執固信古不售爾非學不學之繇何哉李子通敏有計畧又篤於誦習家無兼辰之儲而不以荒其業予弱冠即與同筆研卧起斷斷經史之間情好締密心期無忤未幾予釋褐旣被數 命矣李子始見拔於黌序之後予益甚嗟焉非卑之嗟嗟士遇難也曰吾濟有如李子者乃竟不畀一第也哉李子則願益誦習操其業不置壬子冬暮矣明年當大計天下吏治李子造予曰我其行乎

予曰行哉子期至矣夫震發於潛龍動於淵機
迅於伏旣而天卿果器其業精也寘高等以是
官授焉予所睹記濟士以貢而有是者僅一見
李子同時人有河檀孟子亦有貢得通判大同
府孟子操植問學士所重也向使李子以一第
不售即置其業墮其神志銷鏟其氣雖有所負
挾亦從而隕墜無幾其烏得與孟子埒故器誠
陳矣量受弗能拒也絃疏誠調矣宮徵弗能遏
也諸貢於庠者誠不李子若耳使人而李子也

卽不一第有不獲是授者乎在嘉靖初年宰臣
矢議抹敝滌庇士無科限三途咸晉今蓋因之
而未格焉則甲科敘遷之階庸非李子遠到之
地與夫李子少孤貧發跡甸鄙獨以其所業自
得芳飫瓊饋襲華蟲御文茵信眉於宗英貴介
之右而寒塞終窶曾不以滑其衷者今縮墨章
握數寸符坐廣庭之堂南面而令於國中善則
有膏澤之加焉環百里而頌者若干人不善則
有刑辟之施焉環百里而服者若干人華裳銀

新兩城先生集 卷一
珮媿媿祁祁與 天子使者藩某大夫可否其
政新粲餘入足以裕內顧娛賓從今昔所較順
逆不既殊哉夫李子不毀於逆也而顧侈心於
其順此其不為益章章明甚如是異日予得以
宣於衆曰信哉盛世未嘗負於士也亦未有士
見負於問學者不觀李子乎

贈崔將軍序

靖雜苗夷在五服淪為要荒祈壤棘道夜郎錯
于庸濮繁瓠之孽負險作固三王未易臣也自

皇明昭洽無外含生之類改襟而輸賂禁昧
兜離之音陳于鞮鞻寔維茲地置郡麗邑菁茅
包匭不殊禹貢矣令長內屯衛却外猶謂不足
以保固而眎可也因設偏帥一人專節授律為
天子干城其地而以漢法羈縻之自麻陽稽
誅干正列紀式遏不酬阻兵弗戢久戍則慮殫
匱深入又從禽無虞故以世窳之衆即剽輕之
戎郡邑蕭騷失理筋膂疲憊用是曠老為忌今
年十月 聖上南顧宰臣憂愷卿士擇議廼用

三監大夫薦以崔將軍往蒞靖師將軍執鞭弭
屬纆鞭行矣於是斬子謂王將軍曰夫天下有
大患二而戎夷猾夏不與焉夫上不盡用天下
之材下之蔽于上而不以聞者患也昔舜禹皋
益亦嘗咨于有苗矣然非其患若乃以滔天之
共工而驩兜舉亮采焉此其可為大患唯堯察
之故不逮于患也其當時君臣務為內治唯曰
疇咨若時曰三考黜陟幽明分背三苗夫謂黜
陟幽明當不仁者遠矣不然彼鳥言卉服者衆

盡安竄哉故禦外者脩內脩內者任材任材者
去蔽帝王咸由焉有如去歲北虜入寇京縣
聖上聰明四闕振天絃加之六合之外知勇授
鉞義旅殷幹直言盈庭瓌材宿將拔廝養擯餘
鞠域縲匿之下靡有遺焉天下亦曉然知舉如
此措如彼也思以明闕積闕命氏世祿效筮帛
者不可勝紀故五兵不頓建鼓不出庫服不下
堂而虜已脇息景匿矣昔楚謀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夫一季梁而舉隋有餘况什伯乎

唯崔將軍亦以是役進者今廟堂使諸將制虜使將軍制苗信哉無以易也故方叔克壯荆蠻來威吉甫作頌頌之予固謂二患屏四夷服有由也王將軍曰先生言如是乃其為崔將軍重明矣顧制虜與苗異貫又何以將靖州哉曰時日風角一占也刑德奇衰一數也體圓法方履幽載明一形也舟騎卒乘一師也唯將無常施不擇方吾何以告焉

劉憲副序

唐巖先生劉君英資邃養家學遠承出其餘以取上第典名郡郡嘉興也往在浙已稱難治比年吳越間以倭故用兵調度兵食守最急兵食徵發輒患于民君劓煩茹辛投難邁危勅敵在前嚴檄在右若無所事者民亦不知有患人無不曰嘉興守良也先是言事者謂吳越諸郡縣長吏不宜遷遷須賊平今用其言而臺臣蒞浙者則言嘉興有良守郡以輯寧顧諸郡弗嘉興若也奈何愛一言不以利全浙則上書列君治

狀宜遷遷必浙則是全浙為得而嘉興亦未為失也吏部言臺臣言是遂疏報君陟按察副使學顏見往者府司撫轉官率流動無方向邇時邊鄙暨海上多故始知先擇守吏守吏即陟憲臣又良則陟撫臣又良非數年不更置一人而三仕其地何吏士不拊夷險不息悉耗不周乎即無論時事孔棘凡天下大計無不需材與其責材於既事無寧蓄于先事無寧樹於未事未事者昌先事者定既事者備備苟可而已

自海內長治投戈息馬垂二百年士大夫漸涵柔澹微詞膩理不習聞金革之務又不閑於變詐一旦按名籍標聲譽輒受以事權利害叢錯籌畫無所之脈不下堂馬不及郊而魄已奪矣海上之事可鑒也夫兵機也今敵譎而我固也神也今敵圓而我滯也彼虛其聲吾困吾形彼微其形吾屈吾勢堅瑕莫以察也韜鈴之與法例水火也彼以制人吾以制已難易莫以肩也今以千人將者千而營以萬人將者萬而陣進

則無所於紀敗則無所於歸分合莫以辯也此其大究則文儒之為之也患在責材於既事今廟筭以劉君秉浙憲是需撫臣之選者其將審是數者以往乎玉川任先生者嘗友劉君雅好其人與學頌頌劉君道語及海上曰曷屬若辭且貺劉君於是學頌為序其事如此

琴譜序

右琴譜張子所製中有一曲而五調者大還是也予覽之既嘆曰嗟張子知音哉進於技矣今

人有善為琴者非不拊軫安絃泠泠然中金石也而知音之道蓋寡何則太虛無聲而音生焉故曰五聲十二管還相為宮又曰五聲之變不可勝窮蓋聲之所聲者窮矣而聲聲者未嘗窮也斯知音之論哉故音也者生於太虛而未始繫乎文也近世曲譜皆緣文以命操循曲而製音故洪放之什則示旨於宮激楚之詞則歸奏於羽不知夫古曲有有聲而無文者斯又何從審而定諸張子天解內融雅道獨闡中和之妙

倡宣醇穆之自然製曲百闕不蹈師之一超人
意每對客援弄四座增感含宮激商切羽流徵
令人怡然和愀然悲而不自禁也復秉獨鑿創
新制體旋相之義於是一曲之文咸被五調
一調之奏咸盡五變譬寒暄異候周星之運斯
隆醢梅均諧九鼎之和弗爽即如大還一闕固
足以恢披神襟秩叙幽朗溯探鴻蘊表圖素業
方之古者未見其劣已然猶曰凡音之起由人
心生也心以情遷情緣音鬱情之所投哀樂之

軌靡恒音之所中優促之節異則八風布氣無
假竽籟而肇機二律熙功唯籍葭葦以表驗蓋
古人有不遏之情或援琴而鼓情有所鍾則有
所屬後人得其音而摹之詞故能傳也即如長
歌當悲永嘯抒憤固非脩雕艷之詞以按絃疏
之端也而音亦不廢調亦成焉固知君子當審
音以定調不襲文以製音也吾原張子之意蓋
將擬一以準百執虛而御有庸俟當世知音弘
博斯道相與上下其旨以自信然後悉知畢術

輓古盪俗庶畢於厥志云爾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